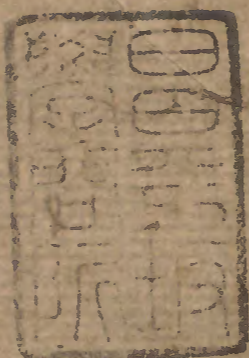


# 晉書

傳十二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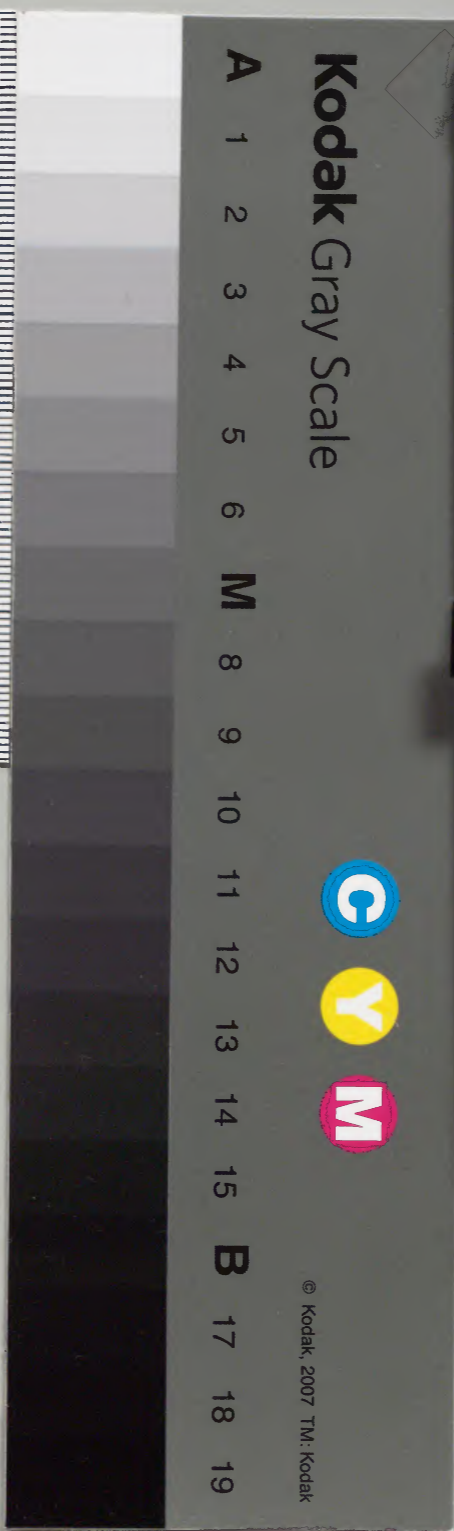


			五〇三	漢書門
四〇	四三	三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八〇	五〇		漢
函	四三		書
一〇	三三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33
冊數	40 ( 15 )
函號	280 26

十五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第十二

晉書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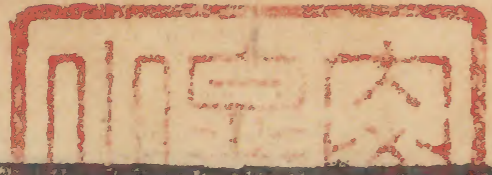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御撰

唐太宗文皇帝

王渾 子濟

王渾字玄冲太原晉陽人也父昶魏司空渾沉雅有  
 器量襲父爵京陵侯辟大將軍曹爽掾爽誅隨例免  
 起為懷令參文帝安東軍事累遷散騎黃門侍郎散  
 騎常侍咸熙中為越騎校尉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  
 遷徐州刺史時年荒歲饑渾開倉振贍百姓賴之泰  
 始初增封一千八百戶久之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  
 軍事鎮許昌數陳損益多見納用轉征虜將軍監預



州諸軍事假節領預州刺史渾與吳接境宣布威信  
前後降附甚多吳將薛瑩魯淑衆號十萬淑向弋陽  
瑩向新息時州兵並放休息衆裁一旅浮淮潛濟出  
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之至渾擊破之以功封次子  
尚爲關內侯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  
吳人大佃皖城圖爲邊害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  
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  
斛稻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  
地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大舉伐吳渾率  
師出橫江遣參軍陳慎都尉張喬攻尋陽瀨鄉又擊

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周興等五人又遣殄  
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吳將俞恭破之多所斬獲  
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懼而來降吳丞相  
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  
疇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  
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  
印節詣渾降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  
日渾始濟江登建鄴宮曬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  
皓中軍案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  
之色類奏濬罪狀時人譏之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

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京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衛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皓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勳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為公封子澄為亭侯弟湛為關內侯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渾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為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

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曰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為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為人脩絜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疑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

帝子文皇帝弟由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  
慮亦不為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  
之美耳而今天下窺陛下有不從親親之情臣竊為  
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  
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  
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為害也  
不可事事典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  
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者亦  
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為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  
者之深忌也愚以為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太

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共為保傅幹理朝事三人  
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相傾  
之勢今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  
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魯女存  
國之志敢陳遇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莫萬  
分之助臣而不言誰當言者帝不納太熙初遷司徒  
惠帝即位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官如睢陵比及誅楊  
駿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  
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  
典皆令阜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楚王曄特害汝南

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厭  
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為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  
使物情可憑也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  
閉門距瑋瑋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  
赴宮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  
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詔沖虛詢及芻蕘斯乃  
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恥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  
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  
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指宣

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  
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  
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拍其心四遠不復因  
循常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  
帝時正倉見征鎮長史司馬諸三國卿諸州  
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  
察方國事為懷帝然之又詔渾錄尚書事渾所歷  
之薦者無及者言輔聲望曰滅元康七年薨時  
年七十五詔曰元長子尚早亡次子濟嗣  
濟守武子少有逸才風姿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

力絕人善易學老文其秀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  
與姊夫和嶠及與摛齊參高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  
拜中書郎以母憂去官起為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  
侍中孔恂王恂同列為一時秀彦武帝常會公  
卿落牧於武庫殿<sup>願</sup>恂請諸公曰朕左右可謂  
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恂嘗不諮論人物及萬機得失  
濟善於清言脩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帝  
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婚之故咸謂才能  
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內多忌刻好以言傷物儕類以  
此少之以其父之故每排王濟時議譏焉齊王攸嘗  
之濟濟既陳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  
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  
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  
入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常侍如故數年入為侍中  
時暉為僕射主者慶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云繩之  
素與從兄佑不平佑嘗頗謂濟不能顧其父由是長  
同異之言出為河南尹夫拜坐轎王官更亮官而王  
佑始見委任而濟遂被斥於是乃移第於芒山下  
性豪侈麗服三食時洛京地甚貴以濟買之為馬埽編  
錢滿之賤人謂為金溝三惜以帝舅方奉事者卒名入

百里駁會... 以錢千萬與牛... 之體亦自... 發破的因... 胡床... 左右遠... 牛心... 未... 頃... 史... 而至... 一... 割... 便... 去... 和... 嶠... 性... 至... 儉... 家有... 好... 李... 家... 之... 不... 通... 十... 濟... 候... 其... 主... 直... 率... 少年... 詣... 園... 共... 咲... 皇... 代... 樹... 而... 去... 帝... 嘗... 幸... 其... 宅... 供... 饌... 其... 豐... 悉... 貯... 琉... 璃... 器... 中... 者... 就... 甚... 美... 帝... 問... 其... 故... 荅... 曰... 以... 人... 乳... 蒸... 之... 帝... 色... 甚... 不... 平... 食... 未... 畢... 而... 去... 濟... 善... 解... 馬... 性... 嘗... 乘... 一... 馬... 著... 連... 乾... 鄣... 泥... 煎... 有... 水... 終... 不... 肯... 渡... 濟... 云... 此... 必... 是... 惜... 鄣... 泥... 使... 人... 解... 去... 便... 渡... 故... 杜... 預... 謂... 濟... 有... 馬... 癖... 帝... 嘗... 謂... 和... 嶠... 曰... 我... 將... 罵... 濟... 而... 後... 官... 爵... 之... 何... 如... 嶠... 曰... 濟... 俊... 爽... 恐... 不... 可... 屈... 帝... 因... 召

濟

之既而曰知愧不

荅曰尺布斗粟之誼常

為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

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

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濟

棊而孫皓在則謂皓曰

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剥之濟時

伸脚局下而皓譏焉尋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

渾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

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

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

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初濟尚主主兩

目失明而妬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卓字文

嘉靖戊午年

晉書卷之二

七

監生汪克勤刊



宣嗣渾爵拜給事中次聿字茂宣襲公王封敏陽侯  
濟二弟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辨慧有才藻並歷清  
顯

### 王濟

王濟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濟博涉墳典  
美姿貌不脩名行不為卿曲所稱晚乃變節踈通亮  
達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  
之何太過濟曰吾欲使容長戟幘旗衆咸笑之濟曰  
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守  
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自引而去刺史燕國徐邈有

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  
指濟告母邈遂妻之後參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  
祜兄子暨白祜濟為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  
有以裁之祜曰濟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  
轉車騎從事中郎職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  
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濟乃嚴其科  
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  
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濟夜夢懸三刀於  
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濟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  
毅再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

平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濟為益州刺  
史濟設方略悉誅弘等以勲封關內侯懷輯殊俗待  
以威信蠻夷徼外多來歸降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  
農車騎將軍羊祜雅知濟有奇略乃密表留濟於是  
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濟脩舟艦濟乃作大  
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  
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  
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濟造船於蜀其水  
梯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柿以呈孫皓曰  
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

皓不從尋以謠言誣濟為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  
語在羊祜傳時朝議咸諫伐吳濟乃上疏曰臣數蒙  
訪吳楚同異孫皓若濡凶逆則揚賢愚莫不嗟怨且  
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皓卒死更  
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昔公船七年田有  
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幸則難圖也  
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賈元奇為陳諫以為  
不可唯張華固讓又杜預表諸葛亮以發詔分令諸方  
節度濟於是往吳先在巴蜀之所全意者皆密徭役  
供軍其父母戒之曰三府吳之國也必死之無愛死

也太康元年正月濟發自成都率兵與三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陽克之擒其丹陽太守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籠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阻船先是辛祐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濟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無草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籠雖輕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鐵籠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二月庚申克吳西陵獲其鎮南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虞忠壬戌克荆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丑克

鄉獲水軍督陸景平西將軍施洪等來降乙亥詔進濟為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濟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濟象軍望旗而降皓聞濟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計送降文於濟曰吳郡孫皓叩頭死罪昔漢室失御九州幅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阻山河與魏乖隔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猥煩六軍衡蓋露次遠臨江諸舉國驚惶假息刻漏敢緣天

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璽綬委質請命壬寅濬入于石頭皓乃備亡國之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御壁牽羊大夫衰服士輿襯率其為太子瑾瑾弟魯王處等二十一人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受壁焚襯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帝遣使者犒濬軍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

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王渾遣信要令暨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又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棄勝納降渾恥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遂按濬獄車徵帝弗許詔議濬曰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渾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渾恩謀深重案甲以待渾云何徑前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勳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崇成王法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濬上

書自理曰臣前被庚公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  
便當順流長驚直造公凌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又  
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公元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佻  
及渾濬彬等皆受充公即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文  
臣自達巴丘所向風公罪知孫皓窮蹙勢無所至十四  
日至牛渚去秣陵二公日里宿設部分為攻取節度前  
至三山見渾在北岸公追言與臣可暫來過共有所議  
亦不語臣當受節度公之志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  
加宿設部分行有次公弟無緣得於長流之中迴船過  
渾令首尾斷絕頃公之問皓遣使歸命臣即報渾書

并寫皓牋具以示公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  
中至秣陵暮乃被公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  
十六日悉將所領公逐圍石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  
鎮南諸軍人名定公元臣以為皓已來首都亭無緣共  
合空圍又兵人定公元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  
承用中詔謂臣忽公示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  
悚慄不知軀命當公以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  
上下咸盡喪氣臣公又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  
孤負聖朝故投身公九地轉戰萬里被蒙寬恕之恩得  
從臨履之宜是以公心賴威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神

秦廟等臣承指授於鷹犬之用耳有何勳勞而恃功  
等意寧敢昧利而違聖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  
書以十二日起洛阻其間懸闕不相赴接則臣之罪  
責宜蒙察恕假令孤皓猶有螳螂舉斧之勢而臣輕  
率單入有所虧喪罪亦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  
席卷皓以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不能庇其  
妻子雀鼠貪生苟生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  
實不早縛取自爲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  
賦百日而今他人得之言語噂嗜不可聽聞案春秋  
之義六天五疆由有專輒臣雖愚意以為事君之道

唯當竭節盡忠奮不顧身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  
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  
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  
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腦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  
庶必掃除兇逆清一宇宙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  
下粗察臣之愚款而識其欲自效之誠是以授臣以  
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燕王之信樂毅漢祖  
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報而以頑疎  
舉錯失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護惶怖怔營無地自厝  
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渾又騰周浚書云濟軍得吳

寶物濟復表曰被壬戌詔書下安東將軍所上揚州  
刺史周浚書謂臣諸軍得孫皓寶物又謂牙門將李  
高放火烧皓偽宮輒公文上尚書具列本末又聞渾  
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行事舉動信心而前期於不  
負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  
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公於聖世反白為黑夫  
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無極破楚宰詒滅吳及至石  
顯傾亂漢朝皆載在典籍為世所戒昔樂毅伐齊下  
城七十而卒被讒間脫身出奔樂羊既反謗書盈匱  
况臣頑疎能免讒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

陛下聖哲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  
立朝無黨援久棄遐外人道斷絕而結恨彊宗取怨  
豪族以累卵之身處雷霆之衝繭栗之質當豺狼之  
路其見吞篋豈抗唇齒夫犯上千生其罪可救乖忤  
責臣則禍在不測故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  
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遭忤石顯雖闔朝嗟歎而死  
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今渾之支黨姻族內外皆  
根據磐牙並處世位聞遣人在洛中專共交構盜言  
孔甘疑惑觀聽夫曾參之不殺人亦以明矣然三人  
傳之其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參之著而讒構

沸騰非後三夫之對外內扇助爲二五之應夫猛獸  
當途麒麟恐懼况臣脆弱敢不悚慄僞夫君臣今皆  
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僞中郎將孔攄說去二  
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  
刀大呼云要當爲陛下死戰決之皓意大喜謂必  
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走皓  
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  
火烧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  
斷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宮臣時遣記室吏  
往觀書籍浚使收縛若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踰蹤

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  
以賜將士府庫略虛而今復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  
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  
汝南相馮統等共入觀皓宮乃無席可坐後日又與  
牧等共視皓舟船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  
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寶貨渾應得  
之又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間在抹陵諸  
軍凡二十萬衆臣軍先至爲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  
歸仰臣臣切勅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場皆有伍任  
證左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吾人所知



也餘軍縱橫詐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  
別耳豈獨浚之將士皆夷齊而臣諸軍悉聚盜跖邪  
時有八百餘人緣石頭城劫取布帛臣衙門將軍馬  
潛即收得二十餘人并疏其督將姓名移以付浚使  
得自科給而寂無反報疑皆縱遣絕其端緒也又聞  
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財有二千人而渾浚露布  
言以萬計以吳剛子為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  
斬級之數可具問孫皓及其諸臣則知其定審若信  
如所聞浚等虛誣尚欺陛下豈惜於臣云臣屯聚蜀  
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

取其妻子異其作亂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  
其餘謗嗾故其宜耳渾案臣瓶磬小器蒙國厚恩頗  
繁擢叙遂過其任渾此言最信內省慙懼今年平吳  
誠為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既無孟側策馬之好  
而令濟濟之朝有讒邪之人虧穆穆之風損皇代之  
美由臣頑踈使致於此拜表流汗言不識次濟至京  
都有司奏濟表既不列前後所被七詔月日又赦後  
遠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詔曰濟前受  
詔徑造秣陵後乃下受渾節度詔書稽留所下不至  
便令與不受詔同責未為經通濟不即表上被渾宣

詔此可責也濬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青掩之有司  
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勅付廷尉禁推  
詔曰勿推拜濬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授唯五  
置此營自濬始也有司又奏輔國依比未為達官不  
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  
人為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封為襄  
陽縣侯邑萬戶封于彛楊鄉亭侯邑千五百戶賜絹  
萬匹又賜衣一襲錢三十萬及食物濬自以功大而  
為渾父子及豪強所抑屢為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  
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

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  
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  
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  
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  
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蘭生所以屈廉  
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  
得無言莫不能遺諸胷中是吾福也時人咸以濬功  
重報輕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溫令李密等血  
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  
後軍將軍王渾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其相猜

防如此濬平吳之後以勲高位重不復素業自居乃  
王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其有辟引多是蜀人示不  
遺故舊也後又轉濬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  
特進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如故太康六年卒時年八  
十謚曰武葬栢谷山大營塋域葬垣周四十五里面  
別開一門松栢茂盛子矩嗣矩弟暢散騎郎暢子粹  
太康十年武帝詔粹尚潁川公主仕至魏郡太守濬  
有二孫過江不見齒錄安西將軍栢温鎮江陵表言  
之曰臣聞崇德賞功為政之所先興滅繼絕百王之  
所務故德參時雍則奕世承祀功烈一代則永錫祚

胤案故撫軍王濬歷職內外任兼文武料敵制  
勝明勇獨斷義存社稷之利不顧專輒之罪荷  
戈長驚席卷萬里僭號之兵面縛象魏令皇澤  
被於九州玄風洽於區外襄陽之封廢而莫續  
恩寵之號墜於近嗣遐邇酸懷臣竊悼之濬今  
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齒口江濱四節蒸  
嘗來歲不給普濟高定業求樂毅之嗣世祖旌  
賢達葛亮之節美效忠異代立功異國尚通天  
下之善德不既棄况濬建元勲於當年著嘉慶  
於身後靈臺見根於南垂皇祚興於江左舊

物克彰其器重權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誠  
宜加恩以垂矜憫追錄舊勳纂錫茅土則聖朝  
之恩宜賜於上忠臣之志不墜于地矣卒不見  
省

唐彬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父臺山太守彬有經國大  
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遊獵身長八尺走及奔  
鹿強力兼人晚乃敦悅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  
家教授恒數百人初為郡明下掾轉主簿刺史王沉  
集諸參佐盛論距吳之策以問九郡吏彬與

主簿張暉俱陳吳有可兼之勢沈善其策又使彬難  
言吳未可伐者而辭理此屈還遷功曹舉孝廉州辟  
主簿累遷別駕彬忠肅亮盡規匡救不顯諫以自  
彰又奉使詣相府計事于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  
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為掾屬帝以問其參軍孔  
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寤在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為  
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此固未易得何論於勝  
因辟彬為鎭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脩業墮  
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  
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也謂孔顥曰近見唐彬

鄉受嚴賞之善矣初鄧艾之誅也文帝以艾久在龍  
右素得士心言其美惡忘邊情搖動使彬密察之彬  
還白帝曰鄧艾志亮詭狹彬能負才順從者謂為見  
事直者謂之詭近雖上艾司馬祭佐牙門荅對失指  
輒見罵辱處身無禮士夫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數勞  
衆力隳右甚忠苦之喜聞其禍不肯為用今諸軍已  
至足以鎮壓內外願無以為慮俄除尚書水部郎秦  
始初賜爵關內侯出補都令彬道德齊禮暮月化成  
遷弋陽太守明設禁防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益州  
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湯宗及彬武

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  
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  
改遂用彬尋又詔彬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  
征吳之策甚合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  
為衆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  
擒獲自巴陵沔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  
袒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連鄣二百里稱疾  
還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棄功于時  
有識莫不高彬此舉吳平詔曰廣武將軍唐彬受任  
方隅東禦吳寇南臨三越撫寧疆場有綏禦之績又

每仇慨志在一切垣者征討扶疾奉命首啓戎行獻  
俘授勳勳茲顯著其以彬爲右將軍都督巴東諸軍  
事徵拜翊軍校尉改封上庸縣侯食邑六千戶賜絹  
六千匹朝有疑議每參預焉北虜侵掠北平以彬爲  
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旣  
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喻國命示以  
恩信於是鮮卑二部大莫虜獍何等並遣侍子入貢  
兼修學校誨誘無倦仁惠廣披遂開拓舊境却地千  
里復秦長城塞自温城洎于碣石縣巨山公且三千  
里分軍屯守烽候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

漢魏征鎮莫之比焉鮮卑諸種畏懼遂殺大莫虜  
彬欲討之恐列上俟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衆  
軍許祗密奏之詔遣御史監軍徵彬付廷尉以事直  
見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彬初受學於  
東海閻德明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  
德已卒乃爲之立碑元康初使持節前將軍領西  
戎校尉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  
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持榮李遠等並志節清妙履  
行高潔踐境望風虛心渴慕加延以待以不臣之  
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職屈榮高規鄙國備

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  
元康四年卒官時年六十謚曰襄賜給二百匹錢二  
十萬長子嗣官至廣陵太守少子岐征虜司馬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以牛斗之妖氛奄有水  
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又律道征軍旣獻捷橫  
江濬亦剋清建鄴下時討吳少一役將帥雖多定吳之  
功此焉為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  
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勳德善始善終者歟此  
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采或恃勢驕陵競構南  
箕成茲目錦遂乃喧曠震虛致亂彝倫旣為戒於功

且亦致譏於清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褊心垂  
乎子之明義傳其雖多亦奚以為也唐彬畏避交爭  
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  
安得長者之行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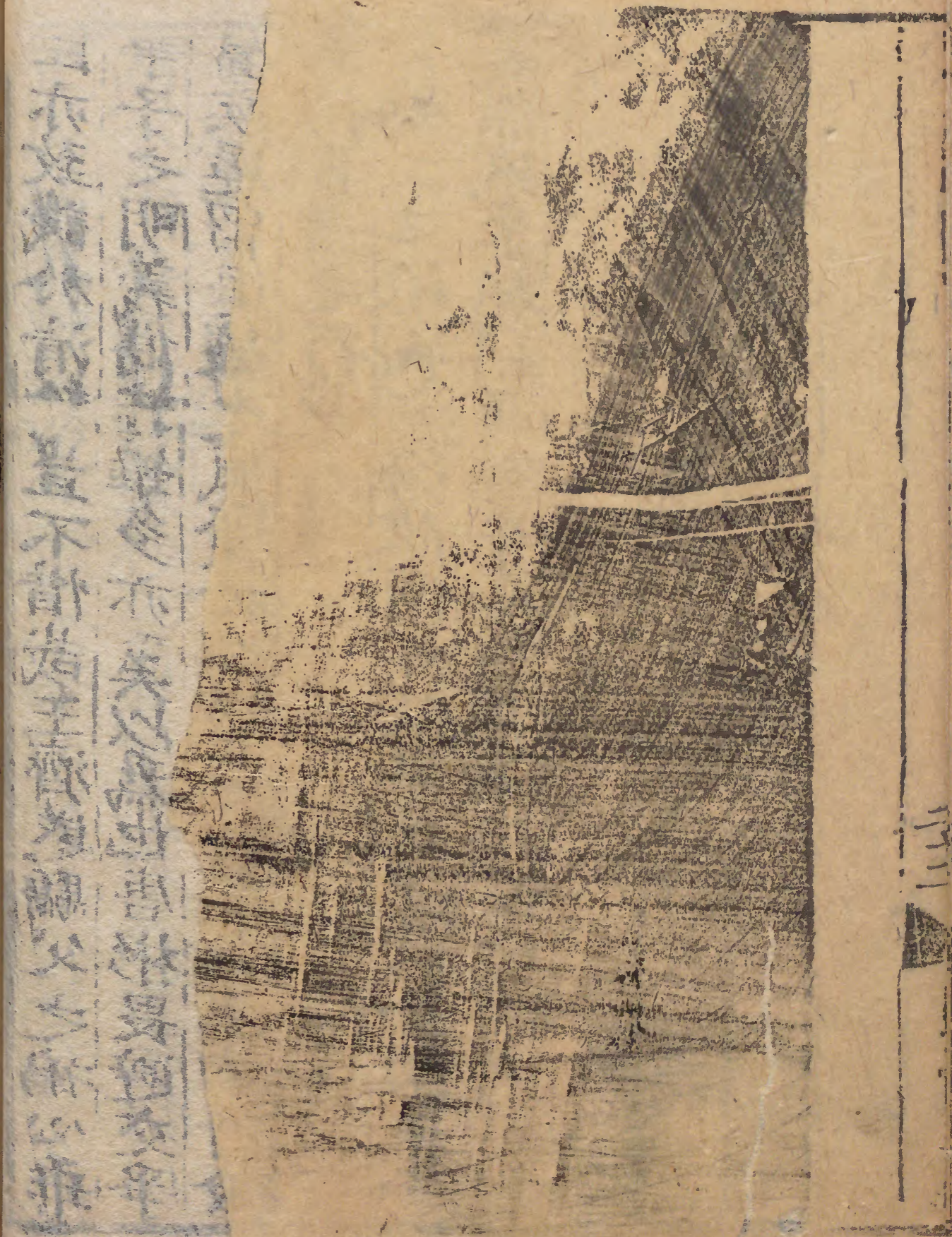
賈曰二王總戎注海攸同渾旣言喜濬亦矜功武子  
豪傑夙參朝列逞慾牛心好情焉埒儒宗知退避名  
全節

列傳第十二

平書四十五

三十一

三十一



列傳第十三

晉書四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父曜死旬令濤早孤居貧  
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  
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竹林之遊著忘言之契康後  
坐事臨誅謂子詔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  
為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  
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為何等時而眠邪知太  
傅卧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

嘉靖戊午年

卷十三

監生洪椿刊



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和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徐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又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贈藜杖一枚晚與尚書和道交又與鍾會裴秀並申款睦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後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

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新沓子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齊王攸繼景帝後素有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豈功於兄何如秀以爲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鄴恭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

意出爲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冀州俗薄無相推轂  
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  
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北中即將督鄴城守事入官  
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  
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  
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除議郎帝以濤清儉  
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  
爲比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  
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曰吾所共  
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

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  
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爲吏部尚書濤辭  
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  
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  
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  
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章表數十上久不攝職  
爲左丞白衷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  
濤坐執金鉞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問濤不自  
要表謝曰古之三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  
爲加曲私臣亦何心屢屢言乞如所表以章典刑

帝尋去詔曰曰東奏君甚矣所以不即推直不喜凶  
赫耳君之明度言當分意邪便當攝職令斷章表也  
無忘必欲退因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詔曰山僕射  
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水掾  
奉詔喻旨若體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輿車輿還寺舍  
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  
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  
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  
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事不  
遺疎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

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  
事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調  
諫帝雖悟而不能改後以年衰疾薦上疏告退曰臣  
年垂八十救命且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於聖時  
迫以老耄不繞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息化從而靜  
之百姓自正但當崇風尚教以敷之可陛下亦復何  
辜臣耳目雖瞶不能自勵君臣父子其間無文是以  
直陳愚情乞聽所請乃免冠徒跣上還印綬詔曰天  
下事廣加三土初平凡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不  
深識社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

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為其言乎嘗宗至公勿復為  
虛飾之煩濤苦表請退詔又不許尚書令衛瓘奏濤  
以微苦父不視職于詔頗煩猶未順曰參議以為無  
專節之尚違至公之義若實沈萬亦不宜居位可免  
濤官中詔瓘曰濤以德素為朝之望而常深退讓至  
于懇切故比有詔欲必奪其志以匡輔不遠主者既  
不思明詔旨而反深加詆案嘗崇賢之風以重吾不  
德何以示遠近邪濤不得已又起視事太康初遷右  
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濤以老疾固辭手  
詔曰君以道為世模表況自先帝識君遠意吾將

倚君以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耶吾之  
至懷故不足以喻乎何來言至懇切也且當以時自  
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濤又上表固讓不  
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  
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  
武塲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  
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  
孫吳而闡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  
及永嘉之後屢有變難寇賊叢起郡國皆以無備不  
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復固讓

詔曰君年耆德茂朝之碩老是以授君台輔之位而遠崇克讓至于反覆良用於邑君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濤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毫釐以崇大化陛下私臣無已猥授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廟門之咎願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詔曰君翼贊朝政保又皇家匡佐之勲朕所倚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荅群望豈宜冲讓以自揖指邪已勅斷章表使者乃臥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污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康四年薨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國祕器朝服一具衣

一龍錢五十萬布百匹以供喪事策贈司徒密印綬侍中貂蟬新沓伯安印青朱綬祭以大牢謚曰康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匹左長史范甦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為之立室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婦堪作夫人不耳及居樂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為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來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薦於閣上後毅事露檯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瓦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

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蜜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濤允謨簡

該字伯倫嗣父爵仕至并州刺史太子左率贈長水校尉該子瑋字彥祖翊軍校尉次子世回吏部郎散騎常侍濤字子玄不仕允字赫真奉車都尉並少疋病形甚短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辯以問於允允自以疋陋不肯行濤以為勝己乃表曰臣二子疋病宜絕人事不敢受詔謨字季長明惠有老智官至司空掾

簡字孟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

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為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淮齊名初為太子舍人累遷太子庶子黃門郎出為青州刺史徵拜侍中頃之轉尚書歷鎮軍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不行復拜尚書光熙初轉吏部尚書永嘉初出為雍州刺史鎮西將軍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簡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上疏曰臣以為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室之隆濟濟多士秦漢已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君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

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  
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名節古今遺典  
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萬  
姓流散死亡略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  
人受禪于魏泰始初躬親萬機佐命之臣咸皆率職  
時黃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大極東堂聽政評尚書  
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為不先所難而辨其  
所易陛下初臨萬國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  
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見後進雋子鄉邑尤異才  
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叙是爵人於朝與

衆共之之義也朝廷從之永嘉三年出為征南將軍  
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  
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  
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  
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  
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  
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疆  
家在并州簡愛將也尋加督寧益軍事時劉聰入寇  
京師危逼簡遣督護王萬率師赴難次于涅陽為宛  
城賊王如所破遂嬰城自守及洛陽陷沒簡又為賊

嚴疑所逼乃遷于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軼  
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舊友為之惆  
悵簡豈利人之機以為功伐乎其薦厚如此時樂府  
伶人避難多奔汕漢讌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  
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  
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年六十卒追贈征南大將軍  
儀同三司子遐

遐字彥林為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  
挾蔽戶口以為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  
餘縣人虞喜以蔽戶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疆莫不  
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辱又以遐  
輔造縣令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內史何充牋乞留百  
日窮窮通遷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  
免官後為東陽太守為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  
竟囚每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播焚所求莫能自固  
邪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卒於官

史臣曰若夫是官以勸其務欲以警天下之方事親  
以終直身無以勸天下之務恭山公之具其孰哉  
與於此者孰曾京表亂吏曹湮滅西園有三公之  
賢蕭園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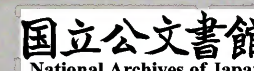


世惡之三年謝私矣此焉成俗若乃  
將稽首矣歸諸後正惠純臣各思  
聖事善宣斯之謂無若盧子家之前代何是算也

王戎

王戎字濬沖琅邪臨沂人也祖確幽州刺史父渾涼  
州刺史貞陵亭侯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  
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  
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  
立不動神色自若如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

群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  
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  
然阮籍與渾為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  
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  
然後出謂渾曰濬沖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  
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  
受由是顯名為人短小任率不脩威儀善發談端賞  
其要會朝賢嘗上已襖洛或王濟曰昨游有何言  
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衮衮可聽  
王戎談于房季扎之門超然玄著其為識鑒者所賞



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荅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為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咲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為知言叢父爵群相國掾歷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坐遣吏脩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吳戎遣

一軍至淝水看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將楊奕孫述夏太守劉朗各率眾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吳牙門將孟素以蕪春鄒二縣降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賜絹六千疋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吳光祿勳石偉直直不卒皓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為議郎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荆士悅服徵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為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為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為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為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戎在

職雖無殊而庶績修理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  
母憂去職三年不持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棋而  
容貌毀悴然後起裴頠往乎之謂人曰若使一傷  
能傷人清淨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  
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若戎帝謂劉毅曰和  
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  
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  
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楊駿執  
政拜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振  
外內戎誠錄曰大事之後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宗

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遷尚書左僕  
射領吏部戎始為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  
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  
明今內外群官居職未朞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  
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  
依竟舞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  
夫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戎與賈黎通親竟得不坐  
尋轉司徒以王政將祀苟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  
竟無一言三讓裴頠戎之婿也頠誅戎坐免官齊王  
相范滂奏戎於城內趙王倫子欲取戎為軍司

博學三歸曰濟沖謙許受端安肯為少年用乃止惠  
帝反宮以戎為尚書令既而河間王顥遣使就說成  
都王穎將誅齊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  
子幽逼紂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  
二王聽讒造構大難富親忠謀以和不協御其美焉  
我善之戎曰公首舉義衆匡定大業開闢已未未始  
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今  
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  
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葛嶼怒曰漢魏以  
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事乎議者可斬嶼是百官

震悚戎偽藥發墮廁得不及禍戎以晉室方亂慕遽  
伯王之為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  
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沈尹調門選而已尋拜司  
徒雖位掄鼎司而委事僚案間乘小馬後便門而出  
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  
避之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確周徧天下積實  
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筭計恒若不足而  
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盲之疾女適裴頠  
貲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從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  
然後乃懼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

此者弄筆  
評實至不  
少軒

嘉靖戊午年

晉傳三

十三

監生洪椿刊

績

家有好李常出實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其後從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戎復詣鄴隨帝還洛陽車駕之西遷也戎出奔于邲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歡娛永日永興二年薨于邲縣時年七十二謚曰元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王渾金人皆欽其實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縵縵如東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為逆亂其鑒嘗先見如此嘗經黃公酒壚下

為疑謂

過顧為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紕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為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有廢子興戎所不齒以徒弟陽平太守愔子為嗣

歎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難良父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又為平北將軍常有

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時在京師造僕射羊祐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祐名德貴重而衍幼年無屈下之色衆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衍耻之遂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尚書盧欽舉為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嘗曰宴集為族人所怒舉標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為

親識之所借貸曰以捨之

**數年**

之間家資罄盡出就

洛城西田園而居焉後為**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出補

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為中庶子黃門侍

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

萬物皆以無為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

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

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

裴頠以為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盛

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傾動當

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每授王柄麈尾與手同

放

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雖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於效選舉登朝皆以為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幼子山簡吊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復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為之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

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後歷北軍中候中領軍尚書令女為愍懷太子妃太子為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曰衍與司徒梁王彤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彤等伏讀辭旨懇惻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謇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終身從之衍素輕趙王倫之為人及倫篡位衍陽狂斫婢以自免及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

嘉靖戊午年

卷十三

七

監生洪椿刊

為中書令時齊王罔有匡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卿皆為之拜衍獨長揖馬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為中軍帥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地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載者鄙之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曹武左衛將軍王景壽擊賊退之獲其輜

弟

重遷太尉尚書令如故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洛陽危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車牛以安衆心越之討苟晞也衍以太尉為太傅軍司及越薨衆共推為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患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為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困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

嘉清七年  
監生洪椿刊



謂其黨孔長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  
活不長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為我盡力又何足責乎  
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墻填殺之衍將  
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  
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六衍雋  
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常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  
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書贊亦稱  
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為人所尚如此子玄字眉  
子少慕簡曠亦有俊才與衛玠齊名荀藩用為陳留  
太守屯尉氏玄素名家有豪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  
將赴祖逖為盜所害焉

澄字平子生而警悞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  
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  
為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  
不以新婦屬小郎目投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  
牕而走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  
及王敦庾敳嘗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  
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峰太雋衍  
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  
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顯位累

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屢暨孟玖諸殺陸機兄弟  
 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  
 不稱善及穎敗東海王越請為司空長史以迎大駕  
 勲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  
 謝鯤庾敳阮脩皆為行所親善號為四友而亦與澄  
 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豫馬酣讌縱誕窮權極  
 娛惠帝末行白越以澄為荊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  
 蠻校尉敦為青州行回問以方略敦曰當臨事制變  
 不可豫論澄辭義峰出筭略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  
 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殼而弄

之神氣蕭然傷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  
 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荅澄既至  
 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擢  
 順陽人郭舒於寒之中以為別駕委以州府時京  
 師危逼澄率眾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王  
 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為如黨嚴崑  
 所獲疑偽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荅云  
 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  
 陽陷以為信然散眾而還既而耻之託量運不贍委  
 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進巴蜀流人散在荆湘

晉書卷三十一  
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既而罷之於寵洲以其  
妻子為賞沈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梁流人四五  
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弼為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  
王機于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投  
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  
舒南平太守應詹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内外怨  
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得後出軍擊杜弼次于作  
塘山簡參軍王冲叛于豫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  
杜蕤守江陵澄遷于尋陵尋奔沓中郭舒諫曰使君

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之  
以擒此小醜柰何自棄澄不能從初澄命武陵諸郡  
同討杜弼天門太守扈瓌次于益陽武陵内史武察  
為其郡吏所害瓌以孤軍引還澄怒以杜曾代瓌夷  
袁遂壞故吏也託為瓌報仇遂舉兵逐曾自稱平晉  
將軍澄使司馬毋丘邈討之為遂所敗會元帝徵澄  
為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為江州鎮豫章澄過  
叫敦澄夙有盛名出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  
力絕人素為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  
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為

衛澄手嘗投王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王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駿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于絕帶乃登于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搃殺之時年四十四載尸還其家劉琨聞澄之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澄故吏佐著作即在稚上表理澄請加贈謚詔復澄將官謚曰憲長子詹早卒次子徽右軍司馬

郭舒

郭舒字稚行幼請其母後師歲餘便歸粗識大義御

人少府范甞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咸稱舒當為後來之秀終成國器

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含辟為西曹轉主簿含坐事

舒自擊理含事得釋刺史宗岱命為治中喪母去職

劉弘牧荊州引為治中弘卒舒率將士推弘子璠為主討送賊郭勸滅之保全一州王澄聞其名引為別

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意舒常切諫之及天下

大亂又勸澄脩德養威保完州境澄以為亂自京都

起非復一州所能匡禦雖不能從然重其忠亮荆土

士人宗廩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捧廩舒厲色謂

士人宗廩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捧廩舒厲色謂

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軍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  
 誑言我醉因遣招其鼻炙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  
 少釋而厥遂得免澄之奔敗也以舒領南郡澄又欲  
 將舒東下舒曰舒為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  
 亡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採稻湖澤以自給鄉人盜  
 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饑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  
 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舒少與杜曾厚曾嘗召之不  
 往曾御之至是澄又轉舒為順陽太守曾密遣兵襲  
 舒遁逃得免王敦召為參軍轉從事中郎襄陽都督  
 周訪卒敦遣舒監襄陽軍甘卓至乃還朝廷徵舒為

御  
 心  
 子  
 仇

右丞敦留不遣敦謀為逆舒諫不從使守武昌并  
 別駕宗澹忌舒才能敦諧之於王廙廙疑舒與甘卓  
 同謀密以白敦敦不受高官督護繇垣嘗請武昌城  
 西地為營太守樂凱言於眾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  
 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  
 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  
 一言數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招鼻炙眉頭舊疾復發  
 邪舒曰古之狂也宜周昌及黠朱雲不狂也昔堯立  
 誹詢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為滕堯  
 舜耶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敦曰卿欲

何言舒曰然但可謂小人也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強  
陵弱晏子稱君曰其可巨哉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  
等不敢不言數即使還地其之款重舒公亮給  
賜轉豐數詣其家未為梁州刺史病卒

樂廣

樂廣字茂輔南陽滄陽人也父方泰魏征西將軍夏  
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曰呼與語還  
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為名士卿家雖貧可令  
專學必能興卿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  
素為業人無知者性沖約有士識實者忽與物無競

元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  
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歎曰我  
所不如也三戎為刺史聞廣為夏侯玄所賞乃  
舉為秀才楷又薦廣於賈克遂辟大尉掾轉太子舍  
人尚書令衛瓘朝之嘗書遠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  
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  
今乃復聞斯言矣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  
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  
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高識者所歎美如此  
出補元城令遷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累遷侍中

河南尹廣言清而不長於事。時護尹請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乃作二百句。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廣云：君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戒新美也。嘗有題客久闕，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辭沈疴，頓愈。衛玠捻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乎？廣曰：因也。玠思之。

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命，駕為剖析之。玠病既愈，廣歎曰：此賢骨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為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道愛為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夫人有過，先盡私怨，然後善惡自彰矣。廣與王衍俱，先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為稱首，焉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有高尚，謂喬、髦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心清淳，愛髦，亦及卿。頠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準矣。曰：我一日之優劣，乃裴樂之優。

劣也論者以為言雖不可而檢不足樂為得之  
矣是時王澄胡毋期之等皆亦仁放為達或至裸體  
者廣聞而笑曰吾在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其居才  
愛物動有理中皆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  
己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先是河  
南官舍多妖恠前此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畏  
外戶自閉左右皆慙廣獨自若觀見墻有孔使人掘  
墻得狸而殺之其恠亦絕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  
不得辭送眾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  
奮勅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辭遣眾入代

廣危懼孫琰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  
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是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  
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後  
東安王繇當為僕射轉廣為右僕射繇吏部代王戎  
為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成都王  
穎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又構難而廣既處朝望群  
小讒謗之又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荅曰廣豈以五  
男易一女又猶以為  
免也為之流涕三子

掾參驃騎軍事肇字

太傅東海王楳洛陽陷見

以憂卒荀藩聞廣之不  
凱字弘諸大司馬齊王

廣

嘉靖戊午年

正月三

十五

監生洪椿刊



弟相攜南渡江謨字弘範征虜將軍吳郡內史

史臣曰漢相清靜見機於曠務周史清虛下嫌於尸

祿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濬冲善發談端夷

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既憑

虛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苟委貨財衍則自保其

身寧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侶鋒鏑

如雲夷甫區區焉佞彼兇渠以求容貨頽墻之隕猶

有禮也平子肆情傲物對境難堪終天厥生自貽伊

敗且夫衣服表容珪璋範德聲移宮羽彩照山華布

武有章立言成訓澄之箕踞不已甚矣若乃解袒登

枝裸形捫鵲以此謂達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

及道揆將聖事乖跼拍揆情獨往自天其生者焉昔

晏嬰笑莊公之尸樂令解帶之態豈聞伯夷之風

歟悞夫解立志者

贊曰晉家求士乃禱仙臺霞雲切漢山豈知林濬冲

居鼎談優務劣黃南兩顧退求三穴神龍營年忠棄

曩列平子陵海參差用執樂令黃雲言人登微

列傳第廿三

晉書四十三

列傳第十四

晉書四十四

御撰

鄭袤

子默

默子球

鄭袤字杯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漢大司農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為不亡矣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為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泰善撫養袤如己子年十七乃還鄉里性清正時濟陰魏謨為相國掾名重當世袤同郡任覽與結交袤以諷奸雄終必為禍勸覽遠之及諷敗論者稱焉魏武帝初封諸子為侯精選賓友袤與徐幹俱為臨淄侯文學轉司隸功曹從事司

嘉靖戊午年

卷一百一

監生洪椿刊

空王朗辟為掾袁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  
朗皆命之後咸至大位有重名袁遷尚書郎出為黎  
陽令吏民悅服太守班下屬城特見甄異為諸縣之  
最遷尚書右丞轉濟陰太守下車旌表孝悌敬禮賢  
能興立庠序開誘後進調補大將軍從事中郎拜散  
騎常侍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袁曰賢叔大匠垂稱  
於陽乎魏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  
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袁在廣平以德化為先  
善作條教郡中愛之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泣路隅  
遷少府高貴鄉公即位袁與河南尹王肅備法駕奉

迎於元城封廣昌亭侯徙光祿勳領宗正母丘儉作  
亂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於城東袁疾病不任會  
帝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為恨肅以語袁  
袁自輿追帝及於近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  
與袁共載曰計將何先袁曰昔與儉俱為臺郎特所  
知悉其人好謀而不達事情自昔建勳幽州志望無  
限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  
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  
轉太常高貴鄉公議立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袁舉劉  
毅劉寔程咸庾峻後並至公輔天位及常道鄉公立

與議定策進封安城鄉侯邑千戶景元初疾病失明  
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五等初建封密陵伯武  
帝踐祚進爵為侯雖寢疾十餘年而時賢並相推薦  
泰始中詔曰光祿大夫密陵侯袁履行純正守道冲  
粹退有清和之風進有素絲之節宜登三階之曜補  
衮職之闕今以袁為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  
國坦就第拜授袁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于  
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為司空吾時為侍中受詔  
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謂景山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  
和氣不敢以畱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

雅君子之跡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以侯就第拜

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牀帳輦褥錢五十萬九年

薨時年八十五帝於東堂發哀賜祕器朝服一具衣

一襲錢三十萬絹布各百匹以供喪事謚曰元有子

六人長子默嗣次質舒誦稱予位並列領

默字思元起家祕書郎考覈舊文副省浮穢中書令

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轉尚書老功即專典

伐蜀事封關內侯遷司徒左長史武帝受禪與太原

郭奕俱為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宮屬宜禋陪臣默上

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宮臣皆受命天

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出為東郡太守值歲荒  
人饑默輒開倉振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  
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郢縣有此比  
者皆聽出給入為散騎常侍初帝以責公子當品鄉  
里莫敢與為輩求之州內於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  
默文帝與表書曰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  
累及武帝出祠南郊詔使默驂乘因謂默曰卿知何  
以得驂乘乎昔州里舉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遂問  
政事對曰勸穡務農為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  
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宗尚儒素

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後以父喪去官尋起  
為廷尉是時鬲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在朝  
多見引逮唯默兄弟以潔慎不染其流遷太常時僕  
射山濤欲舉一親親為博士謂默曰卿似尹翁歸令  
吾不敢復言默為人敦重柔而能整皆此類也及齊  
王攸嘗之國下禮官議崇錫典制博士祭酒曹志等  
並立異議默容過其事坐免尋拜大鴻臚遭母喪舊  
制既葬還職默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  
大臣終喪曰默始也服闋為大司農轉光祿勳太康  
元年卒時年六十八謚曰成尚書令衛瓘奏默才行

名望宜居以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宜贈三司而后  
父楊駿先以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  
常想其人曰長遠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駿深為恨至  
此駿議不同遂不施行默寬冲博愛謙虛温謹不以  
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豎厮養不加聲  
色而猶嫌忿故士君子以為居世之難子球

球字子瑜少辟宰府入侍二宮成都王為大將軍起  
義討趙王以球自頓丘太守為右長史以功封平壽  
公累遷侍中尚書散騎常侍中護軍尚書右僕射領  
吏部永嘉一年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元球弟

豫永嘉未為尚書

李胤

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  
還鄉里登東太守公孫度欲福用之敏乘輕舟浮滄  
海莫知所從胤父信進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  
欲行其制服則為之尚存情若君喪而一聘之後  
鄰居及父喪其父而年者亡因行受制服為祭  
與之同州里以示其美大於無後勅使  
遂絕其室如  
孤母之喪行有識之後降食六歲亦

以相不... 侯相... 銓... 將軍... 蜀之役... 廣陸伯泰... 公坐而論道... 魏襄聽獄... 以相不... 侯相... 銓... 將軍... 蜀之役... 廣陸伯泰... 公坐而論道... 魏襄聽獄...

是以... 必有... 禮... 格... 軍... 侯... 與... 陛下... 是以... 必有... 禮... 格... 軍... 侯... 與... 陛下...

心萬機猥發明詔儀制古式雖唐虞疇諮周文翼翼  
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群公詢納謹  
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  
有疾疢不任覲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遷吏部  
尚書僕射尋轉太子少傅詔以胤忠允高亮有匪躬  
之節使領司隸校尉胤屢自表讓忝傳儲宮不宜兼  
監司之官武帝以二職並須忠賢故每不許咸寧初  
皇太子出居東宮帝以司隸事任峻重而少傅有日  
夕輔導之務胤素羸不宜久勞之轉拜侍中加特進  
俄遷尚書令侍中特進如故胤雖歷職內外而家至

嘉靖戊午年

行傳

六

監生洪椿刊

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其後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職詔以胤為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稱為任職以吳會初平大臣多有勲勞宜有登進乃上疏遜位帝不聽遣侍中宣言優詔敦諭絕其章表胤不得已起視事太康三年薨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謚曰成皇太子命舍人王贊誄之文義甚美帝後思胤清節詔曰故司徒李胤太常彭灌並履忠清儉身沒家無餘積賜胤家錢二百萬穀千斛灌家半之三子固真長脩固字萬基散騎郎先胤率固子志嗣爵志字彥道歷位散騎侍郎建威將軍陽平太守

真長位至太僕卿脩黃門侍郎太弟中庶子

盧欽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空世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舉孝廉不行魏大將軍曹爽辟為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白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爽深納之而罰其弟除尚書郎爽誅免官後為侍御史襲父爵大和亭侯累遷琅邪太守宣帝為太傅爽從事中郎出為陽平太守遷淮北都督欽為將軍甚有稱績徵拜散騎常侍大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欽為齊河北諸



軍事平南將軍假節給追鋒軺車各一乘第二駙  
馬二乘騎具刀馬御府人馬鎧等及錢三十萬欽在  
鎮寬猛得中疆場無虞入為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  
都尉領吏部欽清貧特賜絹百匹欽舉必以材稱為  
廉平咸寧四年卒詔曰欽履道清正執德貞素文武  
之稱著於方夏入躋機衡惟允庶事肆勤內外有匪  
躬之節不幸薨沒朕甚悼之其贈衛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布五十匹錢三十萬  
謚曰元又以欽忠清高潔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  
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為立第舍復下詔曰故司空王

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囂並素清貧身沒之  
後居無私積頃者飢饉聞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三百  
斛欽歷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為務祿俸散之  
親故不營貨產動循禮典喪亡制盧欽終喪居外所  
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小道子澤嗣

淳字子雲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然朝廷器  
重之以為國子博士祭酒祕書監皆不就欽字璉字  
子笏嘗尉知璉子志

志字子道初辟公府掾尚書郎出為都令成都王頴  
之鎮壽也愛其才量委以心膂遂為諸主齊王問起

義遠後告穎請志計事志曰趙王無道禁行雲連  
四海之神莫不憤怒今殿下親率三軍應期電發子  
來之衆不召自至掃蕩凶逆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  
重聖人所慎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穎深然之改選  
上佐高辟掾屬以志為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專掌  
文翰穎前鋒都督趙驤為倫所敗士衆震駭議者多  
欲還保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勝必有輕易  
凌轢之情若頓兵不進三軍畏劔懼不可用且戰何  
能無勝負宜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  
之奇也穎從之及倫敗志勸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

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得濟河此之大動也  
與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  
處功名不並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  
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  
藩委重於罔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朝廷封  
志為武強侯加散騎常及河間王顥納李含之說  
欲內除二王樹穎儲副遣報穎穎將應之志正諫不  
從及罔滅穎遙執朝權遂懷觖望之心以長沙王  
在內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又時荊州有張昌之亂  
穎表求親征朝廷許之會昌等平乃迴兵以討又志

諫曰公前有復皇祚之大勲及事平歸功於齊辭九  
錫之賞不當朝政之權振陽翟饑人葬黃橋白骨皆  
盛德之事四海之人莫不荷賴矣逆寇縱猾擾荆  
楚今公掃清群難南土以寧振族而旋軍關外文  
服入朝此霸王者之事也穎不納及死穎表志為  
中書監留鄴參署相府事乘輿敗於蕩陰穎遣志督  
兵迎帝及王浚交鄴志勸穎奉天子還洛陽時甲士  
尚萬五千以志少部分至曉衆皆成列而程太妃戀  
鄴不欲去穎不能決俄而衆潰唯志與子謚兄子緄  
殿中武賁千人而已志復勸穎早發時有道士姓黃

號曰聖人太妃信之及使呼入道士取兩杯酒飲乾  
拋杯而去於是志計始決而人馬復散志於營陣間  
尋索得數乘鹿車司馬督韓玄收集黃門得百餘人  
志入帝問志曰何故散敗至此志曰賊去鄴尚八十  
里而人士一朝駭散太弟今欲奉陛下還洛陽帝曰  
甚佳於是御犢車便發屯騎校尉郝昌先領兵八十  
守洛陽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兵仗甚盛志喜於復  
振啓天子宜下赦書與百姓同其休慶既達洛陽志  
啓以滿奮為司隸校尉奔散者多還百官粗備帝悅  
賜志絹二百匹綿百斤衣一襲鶴綾袍一領初河間

王顓聞王浚起兵遣右將軍張方救鄴方聞成都軍  
敗頓兵洛陽不敢進縱兵虜掠密欲遷都長安將焚  
宗廟宮室以絕人心志說方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  
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為襲之乃止方遂逼天子  
幸其壘帝垂泣就輿唯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  
一從右將軍臣駑怯無所云補唯知盡微誠不離左  
右而已停方壘三日便西志復從至長安穎被黜志  
亦免官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顓啓帝復穎還鄴以  
志為魏郡太守加左將軍隨穎北鎮行達洛陽而平  
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距穎穎還長安未至而聞

顓輔張方求和於越穎往華陰志進長安詣闕陳謝  
即還就穎於武關奔南陽復為劉陶所驅迴詣河北  
及穎薨官屬奔散唯志親自殯送時人嘉之越命志  
為軍諮祭酒遷掾尉永嘉末尚書洛陽沒志將妻  
子北投并州刺史劉琨至陽城為劉粲所擄與次子  
諡誥等俱遇害於平陽長子諡

諡字子涼清敏有理思好老莊學居喪哀毀三年  
梁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未成禮而公薨李長卿妻秀  
亦辟太尉掾洛陽沒志時劉粲妻為劉粲  
所虜粲遣晉陽留諡為參軍粲薨諡還

攻繁繁敗走謀得赴琨先父母死琨在平陽者悉為  
劉聰所害琨為司空以謀為主薄韓從軍中郎琨妻  
即謀之從母既加親愛又重其本地建興末隨琨投  
段匹磾匹磾自領幽州取謀為別駕匹磾既害琨尋  
亦敗喪時南路口絕段末波在遼西謀往投之元帝  
之初末波通使於江左謀因其使抗表理琨文旨甚  
切於是即加弔祭累徵謀為散騎中書侍郎而為末  
波所留遂不得南渡末波死弟遼代立謀流離世故  
且二十載石季龍破遼西復為季龍所得以為中書  
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屬再閔誅石氏謀隨閔  
軍於襄國遇害時年六十七是歲永和六年也謀名  
家子早有聲譽不高行絜為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  
與清河崔悅潁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並淪陷  
非所雖俱顯於石氏恒以為辱謀去謂諸子曰吾身  
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爾撰祭法注莊子及  
文集皆行於世悅字道儒魏司空林曾孫劉琨妻之  
姪也與謀俱為琨司空從事中郎後為末波所害沒  
石氏亦居大官其緝憲暢並別有傳

華表

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也父敬清德高行為太

尉表年二十拜散騎黃門郎累遷侍中正元初石苞  
來朝盛稱高貴鄉公以為魏武更三時國者流汗沾  
背表懼禍作頰稱疾歸下舍表為之發大藥後遷尚書  
五等建封觀陽伯坐佞給喪事不盡竟卒如中拜太  
子少停轉光祿勳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  
曰表清貞履素有老成之美久幹三事靜恭匪懈而  
以疾固辭章表懇至今聽如所至以為大中大夫賜  
錢二十萬牀帳褥席祿賜與卿同門施行焉表以苦  
節垂名司徒李胤司隸王宏等並歎美表清澹退靜  
以為不可得貴賤而親疏也咸寧元年八月卒時年

七十二謚曰康詔賜朝服有六子廙峇嶠瞻澹簡

廙字長駿弘敏有才義妻父盧毓典選難舉姻親故

廙年三十五不得調晚為中書通事郎泰始初遷

從僕射少為武帝所禮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前軍

將軍侍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病篤輒還

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廙因辭廷旨初表有賜客在

其使廙因縣令袁毅錄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以貨

賕致罪獄辭迷謬不復顯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

廙而毅亦盧氏壻也又中書監荀勗先為中子求廙

女廙不許為恨因密啓帝以袁毅貨賕者多不可盡

罪宜責最所親者一人因指麋當之又緣麋有違忤  
之咎遂於喪服中免麋官削爵土鴻臚何遵奏麋  
免為庶人不應襲封請以表世孫混嗣表有司奏曰  
庶所坐除削爵爵一時之制庶為世子著在名簿不  
聽襲嗣此為刑罰再加諸侯犯法八議平處者褒功  
重爵也嫡統非犯終身棄罪廢之為重依律應聽襲  
封詔曰諸侯薨子踰年即位此古制也應即位而廢  
之爵命皆去矣何為罪罰再加且吾之責麋以肅貪  
穢本不論常法也諸賢不能將明此意乃更詭易禮  
律不顧憲度君命廢之而群下復之此為上下正相

反也於是有司奏免議者官詔皆以贖論混以世孫  
當受封逃避斷髮陽狂病瘖不能語故得不拜世咸  
稱之麋棲遲家巷垂十載教誨子孫講誦經典集經  
書要事名曰善文行於世與陳勰共造睹闌於宅側  
帝嘗出視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憐之帝後又  
登陵雲臺望見麋首宿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自太康  
初大赦乃得歸封父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  
年以為中書監惠帝即位加侍中光祿大夫尚書令  
進爵為公麋應楊駿召不時還有司奏免官尋遷太  
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動遵禮典得傳道之義後年衰

病篤詔遣太醫療病進位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時河南尹韓壽因託賈后求以女配虞孫陶虞距而  
不許后深以為恨故遂不登台司年七十五卒謚曰  
元三子混奮恒

混字敬倫嗣父爵清貞簡正歷位侍中尚書卒官子  
陶嗣補鞏令沒於石勒

奮字敬叔為河南尹與荀藩荀組俱避賊至臨潁父  
子並遇害

恒字敬則博學以清素為稱尚武帝女滎陽長宮主  
拜駙馬都尉元康初東宮建恒以選為太子賓友賜

爵關內侯食邑百戶辟司徒王渾倉曹掾屬除散騎  
侍郎累遷散騎常侍北軍中侯俄拜領軍加散騎常  
侍愍帝即位以恒為尚書進爵苑陵縣公頃之劉聰  
逼長安詔出恒為鎮軍將軍領潁川太守以為外援  
恒與合義軍得二千人未及西赴而關中陷沒時群  
賊方盛所在州郡相繼敗恒亦欲棄郡東渡而後  
兄軼為元帝所誅以此為疑先書與驃騎將軍王導  
導言帝曰兄弟罪不相及况群從乎即召恒補  
光祿勳恒到未及拜更以為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本  
州大中正尋拜常議立郊祀尚書刁協國子祭酒



杜彛議須還洛乃脩郊祀恒議漢獻帝居許即便郊  
柴宜於此脩立司徒荀組驃騎將軍王導同恒議遂  
定郊祀尋以疾求解詔曰太常職主宗廟丞嘗敬重  
而華恒所疾不堪親奉職事夫子稱吾不與祭如不  
祭况宗伯之任職所司邪今轉恒為廷尉頃之加特  
進太寧初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督石頭水陸諸  
軍事王敦表轉恒為護軍疾病不拜授金紫光祿大  
夫又領太子太保成帝即位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  
酒咸和初以愍帝時賜爵進封一皆削除恒更以討  
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復領大常蘇峻之亂恒侍帝左

石從至石頭備履艱危困悴踰年初恒為州大中  
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為恒所黜及讓在峻軍中任勢  
多所殺害見恒輒恭敬不肆其虐鍾雅劉超之死亦  
將及恒讓盡心救衛故得免及帝加元服又將納后  
寇難之後典籍靡遺婚冠之禮無所依據恒推尋舊  
典撰定禮儀并郊廟辟雍朝廷軌則事並施用遷左  
光祿大夫開府常侍如故固讓未拜會卒時年六十  
九冊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謚曰敬恒清恪儉素  
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  
唯有書數百卷時人以此貴之子俊嗣為尚書郎俊

嘉靖戊午年

晉書卷一百

七

監生洪椿刊

子仰之大長秋

嶠字叔駿

有令聞文帝為大將軍辟為

掾屬補尚

從事中郎泰始初賜爵關內

侯遷太子

為安平太守辭親老不行更拜

散騎常侍

作領國子博士遷侍中太康末

武帝頗親

疾病屬小瘳嶠與侍臣表賀因

微諫曰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抃舞臣

等愚戇竊有微懷以為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禍

於垂成祚乃日新唯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

悔以成日新之福冲靜和氣齎養精神願身於清簡

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作外戚傳以繼未編非其  
義也故易為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為典以有堯  
典故也而改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  
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  
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祕府後太尉汝南王亮  
司空衛瓘為東宮傳列上通講事遂施行嶠所著論  
議難駁詩賦之屬數十萬言其所奏官制太子宜還  
宮及安邊雲祭明堂辟雍浚導河渠巡禹之舊跡置  
都水官脩蠶宮之禮置長秋事多施行元康三年率  
追贈少府謚曰簡嶠性嗜酒率常沉醉所撰書十典

未成而終祕書監何劭奏嶠中子徹為佐著作即使  
踵成之未竟而卒後監繆微又奏嶠少子暢為佐著  
作即克成十典并草魏晉紀傳與著作即張載等俱  
在史官末嘉喪亂經籍遺漫嶠書存者五十餘卷嶠  
有三子頤徹暢頤嗣官至長樂內史暢有才思所著  
文章數萬言遭寇亂避難荊州為賊所害時年四十

石鑿

石鑿字林伯樂陵厭次人也出自寒素雅志公亮仕  
魏歷尚書郎侍御史尚書丞御史中丞多所糾正  
朝廷憚之出為并州刺史假節護匈奴中即將武帝

所敗遣鑿都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虛偽免官後為  
鎮南將軍豫州刺史坐討吳賊虛張首級詔曰昔雲  
中守魏尚以斬首不實受刑武牙將軍田順以詐增  
虜獲自殺誣罔敗法古今所疾鑿備大臣吾所取信  
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敗為得竟不推究中門黜免  
未久尋復授用冀能補過而乃與下同詐所謂大臣  
義得爾乎有司奏是也顧未忍耳今遣歸田里終身  
不得復用勿削爵土也久之拜光祿勳復為司徒校  
尉加侍進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前代三公

冊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已後廢  
不復行至鑿有詔令會遂以為常太康末拜司空領  
太子太傅武帝崩鑿與中護軍張劭監統山陵時大  
司馬汝南王亮為太傅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營城  
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為手  
詔詔鑿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所領  
催鑿速發鑿以為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已別  
道還許昌於是駿止論者稱之山陵訖封昌安縣侯  
元康初為太尉年八十餘克壯慷慨自遇若少年時  
人美之尋薨謚曰元子陋字處賤嚴封歷屯騎校尉

温羨

温羨字長卿太原初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祖恢  
魏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  
號曰六龍羨少以朗寤見稱齊王攸辟為掾遷尚書  
郎惠帝即位拜豫州刺史入為散騎常侍累遷尚書  
及齊王冏輔政以羨攸之故吏意特親之轉吏部尚  
書先是張華被誅冏建議欲復其官爵論者或以為  
非羨駁之曰日天子已下爭臣各有差不得歸罪於  
一人也故晏子曰為已死亡非其親昵誰能任之里  
克之殺二庶陳乞之立陽生漢朝之誅諸呂皆積年

之後乃得立事未有事主見存而得行其志於  
之內者也式乾之會張華獨諫上宰不和不能承風  
贊善望其指麾從命不亦難乎况今皇后譖害其子  
內難不預禮非所任且后體齊於帝尊同皇極罪在  
枉子事不為逆義非所討今以華不能廢枉子之后  
與趙盾不討殺君之賊同而貶責之於義不經通也  
華竟得追復爵位其後以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勲封  
大陵縣公邑千八百戶出為冀州刺史加後將軍范  
陽王虓敗於許昌也自牧冀州羨乃避之惠帝之幸  
長安已羨為中書令不就及帝還洛陽徵為中書監

加散騎常侍未拜會帝崩懷帝即位遷左光祿大夫  
開府領司徒論者僉謂為速在位未幾病卒贈司徒  
謚曰有子祗允裕祗字敬齊太傅西曹掾允字  
敬咸太子舍人裕字敬嗣尚武安長公主官至左光  
祿大夫

史臣曰晉氏中朝承累世之資建兼并之業衣冠斯  
盛英彥如林此數公者或以雅望處台槐或高名  
居保傳自非一時之秀亦曷能至于斯惜其參緘於  
論道之辰獨善於兼濟之日良圖鯁議無足多談然  
退已進賢林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宣伯協恭孝

之規子若之儒素為基偉容之蓋御流譽慶垂來葉  
不亦宜哉石鑿以公亮升溫羨以明寤顯屬于危亂  
不墮其名歲寒見松柏之後彫斯人之謂矣

贊曰讓矣密陵孝哉廣陸欽既博在表亦貞肅鑒績  
克宣溫聲載穆同鏘玉振爭芬蘭

